

性別角色和社會變遷

HARRIET HOLTER 原著
鍾雲校譯

緒言：理論和策略

本文是對當前社會性別角色的改變所做嘗試性、概括性的敘述。首先，摘要說明性別角色和社會變遷的意義，在有限的篇幅裏，自然無法對性別角色這樣既具廣度又富深度的理論做適切的分析，因此，作者只是重點介紹若干性別角色為何及如何建立，以及繼續存在的論點；其次，對某些理論重點加以闡釋，並特別探討性別角色最近的變化及性別角色與社會的關係；最後，試陳因應策略，例如依據理論，討論社會結構中那一部分應加以改變，以促進整體的利益。

壹、性別角色改變的理論

社會學、人類學或社會心理學理論似乎都指出經濟制度的改變是婦女地位改變或性別角色更易的主要力量。

美國社會學家古德 (W. J. Goode, 1963) 指出工業化為家庭內在和外趨向平等關係的因素，工業化的經濟和它對機動的、彈性的、勞力的需求在小而獨立的家庭最易得到解決，古德因強調個體的活動權力及強調技術的普遍價值，遂假定在婚姻 (Conjugal) 家庭和現代工業制度間存有一種適

合性，對技術和機動需求的增加，減少了種族和性的障礙，此外，夫婦婚姻家庭中的組織力也促成先生和太太間的平等。

E. Boott 1957 特別指出家庭的社會網，也就是它的所有朋友和社會關係所形成的網，可能影響家中工作的分配。家庭的社會組織鬆散就不能依賴傳統角色，先生和太太被迫要放棄傳統的安排，而做比組織緊密的家庭更多的調整和分享。

機動加上都市化常導致社會性孤立的家庭 (socially isolated families)，致使配偶間形成更多的平等關係。

促成婦女平等的危機理論為性別角色的改變做了另一種說明。迅速的現代化及戰爭的危機似乎經常，至少有時候，把婦女推到男性的位置，此一事實，可解釋為所有資源做全國性的動員。在面臨危機時，經濟的或軍事的需求可能破壞傳統文化對男人和女人工作分配的模式和理想，至少短期間會如此。雖然當危機情況消失，兩性差異會以新形式再度重建，亦不能抹利危機理論的價值。危機理論不僅有助於說明角色改變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重要性，亦有助於說明時間對角色改變的重要性，社會中含蘊的性別角色改變的可能性和限制性亦同樣在危機時期特別顯著。

同時相關的見解還有：性別差異既是由兩性差異中以生理力量為主所造成，則在技術發展需要之生理力量不重要時，如高度機械生產的情況，必導致性別差異的降低。

馬克斯的思想以為方法不能獨立於理論之外，否則對兩者都不公平，然而，為便於分析並且基於馬克斯改變的觀念略作介紹，馬克斯雖然曾發表有關文章，但從未對性別角色這個問題提出一種統觀。傳統的馬克斯理論主要由 F. Engels (1942)，其後由 A. Bebel (1946) 和 V. Lenin (1952) 推廣，一般言之，馬克斯主義者對性差異和性區別的分析是從歷史發展著眼，從史前時代盈餘資產的擴充，物質狀況的改變開始探討，他們以為男人藉勞力上與女人自然的不同，得到盈餘，繼而掌握擁有私人財產，私人財產又促使個體反對集體從事家務，反對繼承法則，這就是忠於父權統治家庭的基礎，這種家庭中婦女和兒童都受制於父權。

Engels 和 Lenin 認為婦女參與現代集體形式的生產，同時個別家務工作的消失是婦女平等和解放的條件，Lenin 熱烈提倡在蘇維埃設立兒童養育機關及發揮部分家務的集體方式完成的功用，似乎相信蘇俄就在婦女解放的道路上。

然而大家發現，並且馬克斯主義者也習知，傳

統的兩性區別的重要因素，在東歐却保存下來，因此馬克斯主義關於性差異的觀念，在理論上應考慮修正。de Beauvoir (1953), Evelyn Sullerot (1969), Juliet Mitchell (1966) 和其它若干學者已開始從事這件工作，他們對性別角色觀念及影響這觀念的各種勢力，提出相當不同的看法，最重要的是 de Beauvoir 嘗試要把歷史的唯物論和人有超越性的觀念結合起來，以為人總是尋求控制他人，欲以客觀的形式執行他的權威，若不是這種權威慾望深植在男人的生存狀態中，男人不會用他們早期的物質利益去控制女人，如此根據 de Beauvoir 的看法，性別角色的改變不僅需要經濟和社會秩序的配合，而且首需使婦女獲得權威。

最近馬克斯主義者所提出之有關婦女地位的學說，以及平等在資產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間的重要區別都很模糊，此現象顯見於 Mitchell 的分析，他從生產、生育、社會化和性的結構來分析，認為只有這四種結構都改變才可能使男女間有平等，他指出目前這四種結構發展程度不同，但 Mitchell 的文章對這四種結構發展尚未統整的問題，如政治權力結構，階級鬥爭和性平等的關係，未再作討論。此外，婦女所深壓制和操縱的痛苦，事實上男人也遭遇到。

馬克斯主義者嚴格的分析兩性差異的困難，在於視兩性差異同於所有生產關係，但是不如由社會階級所表現的特殊關係那麼重要。這樣說來，他們所謂的兩性差異不能運用到資產主義，馬克斯主義者的任務是要把兩性差異視為生產關係的因素和超

級結構中的因素，而不是生產力的特質，馬克斯主義者對兩性差異所做特別的、歷史的詳述必須透過階級結構來看，在下文有關策略問題中我們將再作討論。

上述性別角色的社會學分析，對現社會性差異改變的可能性兼持樂觀和悲觀論調，將性別角色視為男女間特殊的生物和性生活差異的結果，也會發生相同情形。例如 A. Montagn (1968) 假設婦女生理的優越地位超越男人，促使男人下意識的奮鬥力爭以求統治，並向女人報復，挪威心理學家 I. Nissen 1971，對兩性持不同性週期的看法，並指出這種現象與男性統治社會的意義可能有關。

本文不擬討論有關性差異較深層的心理社會因素，如起始、原因和歷史發展，而要討論目前的型態和目前性別角色的維持問題，作者假設性別角色是普遍社會改變勢力中的次級重要因素，並附帶提及基本的經濟力，在配合技術發展和理念移轉時的重要性。然而，分析所強調的是於工業社會一種邁向潛在的性差異和潛在性區別的趨勢，而不是像傳統社會中明顯的區別，作者認為性差異不是存在或減少的問題，而是在不同社會安排下，可能採取的不同形式和功能。

貳、理論分析

一、性差異和改變潛力

人類學家將兩性差異標記為「勢力的初級分界」(the primary division of labor) 充分的理由

說兩性差異比其它形式的社會差異更古老，更穩定，以及更廣佈，且顯示在所有為人所知的經濟制度和政治法令中。性別角色的實質存在無法歸因於特殊生產的形式或維持生活的條件。

但是性別或男女兩性在形成社會差異因素的廣度上，因各種文化和歷史的不同，而有相當大的變異，就男女兩性差異的形式和實質而言亦復如此。舉例言之，一般人可能認為過去一〇〇年男女工作差異的程度相當穩定，因為有一些新工作確實開放給女人，使女性得以由傳統工作邁入現代職業生活，而同時，女人從主要生育到在社會上擔任次要工作的轉移，促成性差異形態的改變。

性差異在此主要用來指男女間工作的區別，這種區別伴隨著兩性間人格的差異，並對女性人格存在著某種歧視，目前學者們還在爭論女性歧視必然隨著兩性差異而來，社會變遷的結果所導致社會中性差異的廣度和形態——包括差別待遇的程度——是以下討論的主題。性差異的廣度和形式比其它社會和經濟關係的改變因素更有效，雖只是一種假設，但這並不意味兩性差異的改變對社會結構和文化狀況沒有影響力，因為兩性差異有助於若干社會措施的保存。對衝突和改變的適應性差異比階級或技術變遷缺乏動態的潛力，因此，我們也應該注意性差異所具有的穩定性。

二、性差異與社會結構

性差異的形式和程度大致部分的反應了經濟制度的需要，並且反映了对勞工—消費—勢力的特殊

要求，性差異也直接受到技術改變的影響，如避孕藥的發明。由於工業化之後經濟的需求，文化價值一方面配合，一方面對抗，而有所改變，有時對性差異的觀念有直接影響，而且大部分是與性差異的實際實施現象有矛盾之處。

從生產導向到消費導向的經濟，對婦女地位比對男士地位的改變為大，這種改變至少表現在兩方面，首先，婦女提供的服務擴展到家庭之外的生產，雇者開始對婦女勞力市場發生興趣；其次，消費和遊樂的風氣，使婦女成為消費業和遊樂業的焦點，由於各種避孕藥的發明，使玩樂更能盡情盡性，這點對婦女也意味了新的自由。

現代經濟需要一個機動的，受過部分良好訓練的勞動力，過去認為男人比女人機動，但是年輕婦女也多數願意遷到市中心，這種發展造成都市和鄉村人口的不平衡，家庭結構和功能的改變，也助男性及女性的機動性，另外家庭的改變大致促進先生和太太間性別角色的平等，體力對非技術和半技術工作已不太重要，這種現象必然減少工業界較低階層性別的差異，促成白領階級工作的擴張和藍領階級工作的蕭條，就某程度而言，這種現象對婦女是有利的，雇主在實施管理時，注意到心理問題，從勞工一衝突和企業競爭轉向談和，注重人際關係的氣氛，對婦女也是相當有利的。

許多勞力方面可喜的改變應有利於低階層婦女地位的改變，並可及時產生某種形式的平等，然而這種發展對中高層企業工作單位尚無導致平等的跡象，因為高層工作岗位要求領導、獻身、教育、有效率

和承受壓力，故婦女鮮能擠身於工商業精英(culte)之列。

消費者對於廣告和消費狀況通常相當具有彈性和敏感性的，過去婦女受制於例行性的和服務性的工作，藉著婦女是重要的消費者的功能得以改變和平衡，婦女也漸漸是教育的主要消費者，教育能部分解決當前經濟的重要問題：吸收冗資，這一點從婦女在某種程度上未運用他們所受的教育可資證明，不過今日仍有廣大婦女整天工作，而且是兩份工作，職業和家庭，另一部分婦女則是全時的消費者了。

婦女的家務工作組成當前經濟下層結構的一部分，婦女收入低，且被孤立於兒童和家庭的工作，顯然是“official”生產的有效而集體的組織條件之一，在兩種生產層面上，男人依舊居於領導地位，而女人則做服務的工作。

既然大部分的女人是相當孤立的家庭主婦，她們對自己的觀念，尤其對彼此的觀念常是透過第三者來溝通、調節，特別是大眾傳播，婦女自我意識主要依循形式固定的傳播觀念，而不是直接接觸和合作的狀況，自然較難促進婦女間團結的情感。

自從婦女被視為人類之後，男女間狀況的比較就被視為正當的行為，最近新的價值觀不斷衝激性差異為何缺少改變的問題，這些價值觀包括世俗化(Secularization)和普遍多面論(Universalism)對男女間比較的問題提出新的衡量標準：『平等』，科學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批評就是責任」也強化了這些觀念。

上述所指經濟和社會變遷的因素，能促進男女間某種程度、某種形式的平等關係，但也顯示出不平等的狀況，及潛伏的性差異，以下將更詳細的說明性差異的改變。

三、從傳統性別角色到準平等主義

本段要討論的第一種改變是一種從公開承認和被接受的差異，且差異表現於法規或章程中，轉變到較隱蔽的差異，即準平等主義。現階段，性差異既非官方所正式承認，亦未顯示於法律命令中，但却與官方的正式理念形成一種對比，此種理念與實際之間的矛盾是現代化的現象，與工業化社會的複雜性有關。

準平等主義一詞涉及當前社會性差異的潛伏因素，以及試圖遮掩性差異的某些措施。

潛伏因素藉著心理層面和社會層面所具有的傾向，在某情況下便有發生作用的可能，例如有些性差異在勞動市場或教育機會發生短缺時才會出現，當工作機會很多，生意營運提升，勞力需求增加，女性便容易找到工作，但工作一旦不景氣，女性便很難獲得工作機會；又父母能付得起所有子女的教育費用時，便不需在男女孩之間做任何選擇，因此父母通常把教育的優先權給男孩的事實便沒有表現出來，但事實上，社會中仍持續存在著性差異的心理傾向。掩蓋性差異的措施有很多，強調法定意義和官方理念可能使人忽視實際狀況，儀式化地選擇一些女性參與少數官方職位也使人轉移注意，忽視性差異的存在，當今社會即有一種趨勢，把社會

上較不重要機構的職權，讓給女性擔當。

同樣情形見諸家庭，在目前社會中，家庭已逐漸喪失了做爲一個經濟和政治單位的重要性，夫婦間的平等開始趨於普遍，在許多家庭中婦女是主要的決定者，而父親則扮演著經常不在或模糊浮泛的(difuse)角色，父親的不在造因於工作忙碌，此現象反過來又增強了母親擔任決定角色的地位，毫無疑問，這與家庭沒落，不再是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單位是一致的。

教育機關是另一個例子，可說明婦女在不重要機構的影響力，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國家以及美國，小學低年級在過去數十年有著明顯的轉變，教育功能從兒童獲得知識導向轉變爲社會化和培養人格發展的導向，同時男性校長和教師也離開這些小學低年級，使女性教師幾乎占壓倒性的多數。其後，當教育真正以求知爲焦點時，男性教師又居多了(把持了)，從較嚴格的教育觀點來看，小學低年級的功能若不是喪失重要性了，至少是變成家庭的重要社會化功能的延伸，因此，有較多女性教師參與教學，並不意味教育工作是以一種平等方式分配，而是女性教師延續了母親在家中的工作。

最後，藉上述假設，我們可以想像婦女在政治活動中的影響力應該是表現在逐漸失勢的機構中，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國家，一再發展做爲一個機構的國會已逐漸喪失其權力，國會做重要決定的權力已逐漸外移，在面對強有力的政府和強有力的經濟團體，國會已漸喪失其影響力，這似乎是戰後典型的發展。同時，我們可以發現一有趣的現象，即

婦女代表百分比在所有斯島國家都有增加，雖然是緩慢的，但婦女在銀行界保險業或工業界高層的董事會中，名額則仍幾近於零。

四、從不自覺到自覺

性別角色從傳統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發展，是一種從無意識到自我反省的轉變，性別角色在古老社會被視爲不是問題的問題(unproblematic)，是神所賜予的，是不可改變的。但在今日，性別角色，例如在斯島國家，則代表一種不斷被討論，被反省和被用做爲社會研究的題材，改變的部分原因也可以從性差異原來是合法的轉變爲不合法的運動(movement)中發現。確實發生的，又被宣稱是不合法的社會差異，會受到一些人的反省，雖然多數是在定義上反省，且會被一些人掩飾。但今日，毫無疑問，這種狀況被質疑、討論和批判。

對某些社會團體中不公平現象的知覺，也是當前社會與傳統社會極明顯的不同，在西方，認爲目前不夠好的觀念，瀰漫在保守份子及激進份子間，雖然期望改變和提倡改變可能相當的不同。但在這種文化空氣中性差異若能免於被省察，將是很奇怪的事，不過，我們要注意，今日社會中批評和實際間的差距顯示，當前社會的狀況是意見或觀念常缺乏結論或定論。

理念和實際的差異也顯示出社會中官方權威機構的無力感，在斯島，大部份政黨清楚地說明，他們期望在爭取男女平等，但是他們影響這發展的能力似乎很有限，不如他們提出的方案有力，進一步

，從一些連帶有關的社會問題中我們可以發現，正義(justice)已經變成政治家、行政人員及法律所「喜歡」人們有，而不是人們「已有」的東西，果真如此，在西方社會中正義可能會漸增地、慷慨地分到輸家(losers)。

五、從理念到心理

性差異從傳統被廣泛接受轉變爲不合法的狀態，必然產生若干副作用，其中之一，便是法定或公開的認可不能夠施諸那些偏離性別角色形態的人身上，雇者不能因女職員結婚而自由開除她們，學校不能拒絕女性就讀，沒有人能正式拒絕女性政治家參與競選，由於法令上已做正式的認可，對性差異遂形成心理上的特殊壓力。在傳統社會，理念、工作區分和人格培養過程在使男女產生兩種明顯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種是男性的，一種是女性的，在某種程度上彼此能和諧相處，在工業化社會，對偏離(承認性別差異的本質會有偏離)性差異本質的認可可是理念所視爲不正當的，而事實上性差異的本質是工作(task)的區別，則工作區別的保持方法便主要仰賴於男孩和女孩的不同的人格培養，這並不意味現在男女社會化比以前更分離，而是意味著社會化結果所帶來的差異另具有社會涵義，例如，從眾性做爲一種普遍特徵必定是重要的。

六、從超自然到理性的前提

上文已提到隨著資本主義都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理念逐漸改變，而官方法定理念和男女性間實

有差異的矛盾現象是當前社會性角色問題的重要部分，然而官方方法定價值系統的存在並不表示實際的現象沒有意識的前提 (Ideological premise) 儘管性別差異與平等主義的觀念是衝突的，且性別差異是不敢公開的信念，相信性別差異存在的人，多少帶有過去宗教價值殘餘的想法，支持性差異的論點也歷經改變，以便更理性、更系統、更成熟。當研究顯示出舊有以爲男性智力較佳的想法沒有科學根據時，這真是對男女性社會差異支持論點的一大打擊，然而，其他心理資料又提出證據支持有差異的看法，因爲有研究指出嬰兒需要母親的照顧，此外，多少已有良好基礎的心理的性差異的觀念已可做爲支持性差異的重要依據，而宗教信念在這方面則逐漸減少其力量。

七、從角色同質到角色異質

性差異從明顯到潛在的發展有若干層面值得注意，其中之一是性別角色從文化同質到文化異質的轉變。在傳統社會，性別角色的實質在某一團體中容或有所不同，但這種不同是可以預測的，在封建制度做一個低階層的女性，其角色大致已經被固定，儘管他與貴族女士的角色不同。今日，各次級團體的性別角色差異相當大，在各階層之中，乃至之外都是很大的。

人們談性差異則經常假定在不同社會階層中有不同的特性，過去如此，現在也一樣，但是「解放」對受過教育的中階層婦女是一回事，對勞工的太太可能是另一回事，勞工的太太可能是以爲解放就

是只要有希望能離家去做一些非技術的工作，今後的趨勢當然是增加婦女流入白領階級工作，如此將能減少婦女在階級間的差異。另一方面，新的心理區分線則試圖將婦女分成不同的團體，如已婚對未婚，或其他較細微的分別。

八、男性和女性價值導向的轉移

毫無疑問的，婦女之能進入當前社會次級機構是產生於接受男性價值的前提，婦女接受了男性的行爲常模 (dominant norms) 和次級事務的價值，無論這種價值是指「有效」或「競爭」或「普遍性」(Universalism)，這些價值經常被討論，以提供女性參與工作、教育和政治參考，足見男性價值存在於女性參與的活動中。

然而在初級團體關係中，傳統男性價值的影響似乎逐漸低落，如 E. Dahlstrom 便認爲家庭關係有逐漸女性化或人性化的現象，同樣我們也可以在班級教室和工作團體中看到這種現象。

這種發展可以解釋爲男女性價值的分裂，在面對初級團體價值女性化，次級團體事務則仍受男性價值左右，如果這種解釋是合理的，它顯示初級團體結構雖然可能有男性參與，但傳統的女性導向不僅仍會瀰漫而且還會加強，同樣情形，次級團體結構儘管女性參與日多，多少仍未改變。

參、性別角色改變的策略

在探討性別角色及其改變時，策略問題常比理論問題更受注目，其實二者是有關聯的。

首先要問的是男女平等運動的目的何在？今日大眾已普遍同意法律和行政規章及婦女空頭的權利中，所註載的「平等」是相當不足的，什麼是平等呢？我們對平等內容的認識仍然是很模糊的。

我們只能粗淺地區分在西方社會體制中的平等和急遽變遷的社會中的平等，兩者間的不同，前者可以說是男性爲前提的平等，或簡稱爲「男性平等」(masculine equality)，而後者即顯示社會異質現象的平等，也就是社會不是由男性價值來決定。

男性平等是指配合目前經濟和社會秩序的狀態，表現出來，男女在各種工作職位上百分之五十對百分之五十的分配，無論這些工作是照顧家或兒童或做爲商場上的傑出人物，這樣的目標，在假設目前社會或機構就整體（一般）來說是完整的前提下，明顯的要求婦女成爲更近似於目前通行於西方社會運作中的男性價值觀念，包括有效、利益、競爭和權力，如此說來，權力的一半將交給婦女，責任負擔連帶也有一半要交給婦女。

要達到上述境界的主要方法是婦女政治意識的覺醒，並提高婦女的教育地位，但最主要的是促成制定若干詳細的法律規章，以保障婦女在競爭、爭取和運用權力的可能性和能力。

認爲婦女獲得男性目前擁有權力的一半是得到平等最首要和重要的步驟，聽似合理，但毫無疑問它表現的還是一種靜態的觀點。

平等是否能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或在一個未能兼具社會主義和某種程度工業化的社會，以合理

的方式得到，仍是一個問題，兒童團體的福利在商場經濟和兩性平等的狀況下必遭到忽視，因此在現階段經濟制度下完全平等的實踐是值得疑問的。

然而我們從今日之經濟情況來看，並依據前面所討論性差異的內容分析，可知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其一是性別差異的潛隱問題，另一是性別角色的心理意識仍然存在的問題，這兩個問題與婦女自我尊重和改善他們自己利益的能力關係密切，由於官方對於權利的賦予已清楚地公布，性差異的潛隱現象會導致一種失敗感，並產生一種幻想，以為這是女性運用權利的能力和力量的問題，性差異的心理意識也含有鼓勵婦女以不同方式貶低自己，這種貶低現象明顯地反映於婦女工作的薪資所得。

在現代社會中付給一個人工作的薪資和聲望是自尊的主要來源，婦女一直被建議在愛中和養育子女中尋求報酬和滿足，愛和養育子女如果真能得到償付和尊重，應該是天然具有價值的工作。婦女要掙脫這種惡性循環，所有的兒童工作，特別是養育兒童的機構，應該比修車、製造車要收入多一點，這樣將能增加大量婦女的自尊程度，此外，也能迅速地改變兒童教養工作的可欲性，但這種社會價值和優先次序的明顯改變將導致競爭和工業技術進步等感覺的降低。

增加婦女接受高等教育是另一方法，可以改變婦女工作狀況和自尊程度，不同的權威資料顯示受過較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比低教育水準的婦女在政治活動上比較活躍，比較不屈從，比較不逃避衝突，比較採取兩性平等的行為模式，然而，高等教育可能無法導致婦女間的團結，高等教育本身也不足以讓婦女獲得權力。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發覺婦女在外工作的前提比工作本身更重要，在外工作若要成爲一種政策，

首先要考慮平等待遇和工作條件以及避免婦女貯備努力的壓力，而造成男女兩性各自團結的結果也是要注意。

年輕的西歐馬克思主義者即認識到男女各自團結的問題，他們聲稱如果爭取男女間平等成爲男女間的鬥爭，會削弱勞動階級的團結，那麼在目前應擱置男女平等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提出了其他理由做為採取保守立場的理由，例如視已婚婦女工作爲額外剝削婦女，以及會對男性一般工資造成壓力。

如果性差異和區分性別主要是社會勢力的結果，而不是深植於男人和女人間的敵意，則男女間的團結問題可能不全因婦女身爲家庭主婦而得以保留，而是因工業界的受雇員工得到促進。然而，在某種情況下，男女在同等工作條件下會競爭工作，競爭的結果會使他們減低對彼此的忠誠，則問題演成爲雇工間互相的競爭，其所造成的裂痕將比所假定男性和女性工作者間的衝突更嚴重且範圍更廣大。由於婦女傾向於從事較低付給的白領工作，而這種工作對平等和政治工作意識刺激太少，這將是勞工運動在尋求團結的另一危機，因此，這也是較婦女參與本身更代表著一種廣泛的問題。

如果「工作的前提」是改變目前性別角色的策略，則「消費的前提」是另一個策略，消費的前提含有與性差異有關的廣泛問題，但終極（Ultimate）它是一個生產方向的問題，例如從平等觀點看，比較重要的是要以新的方式和充分的尺度來蓋房子，而不是製造幅度大、種類多的商品（Commodities），這些商品固然在今日能控制消費者，但必須繼續維持生產下去，房屋業必須國營化，並安裝合宜的設施，多少含有共同型式的住宅，使這種住宅能適合較彈性的家庭並配合兒童的需要。打破性差異不僅是經濟問題，性別角色的隱蔽

性和潛在性需要意識的覺醒，不僅現存婦女組織而且小團體皆需有所自覺，年輕夫婦團體的訓練應嘗試以新方式來分擔工作，這雖是屬於態度層次的改變，但有了這種態度，女性間的合作及男女兩性間的合作問題才會具體的切實的成果。

態度改變特別重要，因為它是有關女性彼此團結的最重要的因素。

對同性和對異性的認同和團結是種情感，這種情感顯然對社會環境是敏感的，婦女處在社會上被貶低和被孤立的現象已證實對婦女之間的團結是有害的，而婦女過分向男性認同，也就是向較強壯的認同，對男女任何尋求平等的努力都會構成阻礙，這類心理狀態可能在個人對她自己及他人的關係中突破，但就整個社會來說，常常是向社會的挑戰。

個別的男入可能對兩性間的平等懷有敵意，當然這也是社會環境的結果，故在家庭四面牆之內多少有些無望的（hopeless）和痛苦的爭吵，但如果認為這種爭吵即能促成性角色的改革，從我們對改革因素和性差異所做的合理分析看來是不可能的。

然而，對性差異問題的個別意識是促使改變的因素之一，這種意識必須帶入社會及心理層面，對情感愛恨交織的心態容易形成一種消極被動的傾向。因爲個別的男入或女人，當他們企圖改變當前性角色時，他們是在愛恨交織的情況中搖擺，這種實際平等的緊張狀態，雖然，某一方面可能是個人的意向，另一方面可能是他對過去經驗、情緒、習得的行為模式和價值的銘刻印象，而此毫無疑問的，將會同時表現於機構的環境中。（本文作者爲政大社會系講師）

譯自：Women and Achievement, Social and Motivational Analyses, M. T. S. Mednick, S. S. Tangri & W. Hoffman, (Eds.) Washington: John Wiley & Sons, 1975.